

时尚女生网  
mm.zhuilang.com



原创出版  
新浪原创  
book.sina.com.cn/yc

# 眸 傾 天 下

慕容湮儿  
著

慕  
容  
湮  
兒  
著  
MouQing TianXia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眸 傾 天 下



MouDing TianXia

一段预言，受命于天，皇后命格，必母仪天下。

而她，又会是谁的皇后？

他是南朝的千古帝裔，他是北朝俯瞰江山的王子。

两朝帝王与她的宿命纠缠，牵扯出几段恩怨纠葛。

南朝旷世三将与她关系千丝万缕，

前尘往事，梦魇轮回，不伦之恋，其身份又归何处？

与北朝两位王子的生死博弈，暧昧情愫，阴谋利用，

她颠覆了一个王朝，而另一个，是否又能被她颠覆？

未央皇后，风波历尽，几度废立。

蓦然回首，满地荆棘，灯火阑珊处，还有谁依旧停在原处等她归去？

是执子之手，还是相思两处尽？

# 睇 傾 天 下

慕容湮儿 著

【上册】

重庆出版社  
MouDing TianXi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眸倾天下 / 慕容湮儿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229-00538-2

I. 眸… II. 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0547 号

## 眸倾天下

MOUQING TIANXIA

慕容湮儿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令琳  
责任校对: 胡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zhu@cqph.com](mailto:fxz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8 字数: 558 千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538-2

定价: 39.8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第二卷】

卷五十一 金瓶梅 第一回 111

卷五十二 金瓶梅 第二回 121

卷五十三 金瓶梅 第三回 131

卷五十四 金瓶梅 第四回 141

卷五十五 金瓶梅 第五回 151

卷五十六 金瓶梅 第六回 161

## 【第一阙】



## 命定帝后

卷五十七 命定帝后 第一章 171

卷五十八 命定帝后 第二章 181

·003 第一章 苍茫雪 帝后命

·013 第二章 风雪残 夜未央

·027 第三章 锁心劫 白楼梦

·037 第四章 情始生 血相溶

·048 第五章 伤黯然 意难平

·060 第六章 冷画屏 嫣然笑

·070 第七章 疏影横 冷摧残

·079 第八章 富贵花 情何堪

·090 第九章 前尘梦 火海生

【第二阙】



索 目

shimo

金 貌 王 廷

- 113 第一章 神殿宇 王廷争  
·121 第二章 环中环 局中局  
·129 第三章 曲阑深 悲花凋  
·144 第四章 宫阙深 锁红颜  
·156 第五章 青绫被 笑饮泪  
·173 第六章 深宫谋 黯惊魂  
·192 第七章 冷彻夜 水沉浓  
·206 第八章 魂梦杳 为卿伤  
·215 第九章 心泪涸 纸灰起

金 貌 王 廷	第一章	113
环 中 环	第二章	121
曲 阑 深	第三章	129
宫 阙 深	第四章	144
青 绫 被	第五章	156
深 宫 谋	第六章	173
冷 彻 夜	第七章	192
魂 梦 杳	第八章	206
心 泪 涸	第九章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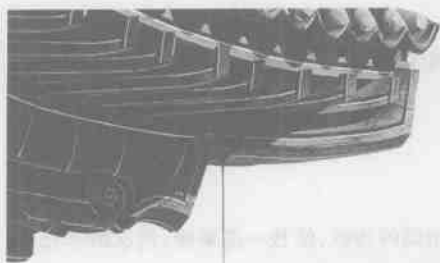


【第一阙】

命定帝后







## 【第一章】Cangmangxue Dihouming



# 苍茫雪 帝后命

## 【第一章】 Cangmangxue Dihouming 苍茫雪 帝后命

003

明月半星，稀疏星露，几声猿啼，肆意挥洒于天地之间。在我南岳山一个山洞里，南岳南国元和七年，我在这个荒无人烟的“若然居”住了整整七年。

若然居位于帝都西北郊深处，上下高岭，深山荒寂。玲珑弥望，薄暮冥冥，几座山峰相对耸立，枫树和松树交错混杂，五色缤纷，颇觉秀蔚。沿涧有水瀑迸石间，滔滔汨汨。

一声笛鸣帘外，他又在吹笛了。

我睁着眼，静躺在床上侧耳倾听着水流飞溅扑簌之妙音，配合着一阵阵萧萧铁笛清鸣，激荡朦胧，直冲云霄。

每夜听着笛音我就能安然沉睡，现在已然成为一种习惯。

吹笛人名叫莫依然，大我整整十一岁。他不仅有着精妙骇世的医术，更吹了一手妙音

好笛。

每次听他铁笛声起我就知道，他又在思念那位早已香消玉殒的妻子，我的姐姐，碧若。

此“若然居”顾名思义。

依然怅惘，碧若寒磐，已成空。

对于这个姐姐，我根本毫无印象。七年前，姐姐的惨死，使我一度晕厥，再次醒来已是一个记忆丧失的孩子。就连一向医术高明的莫攸然也无法将我治愈。

他告诉我，这是心结，因为姐姐之死，潜意识封闭了自己的记忆，由此可见我与姐姐的感情有多么深。

可幸的是这一切我已忘却，唯有他亲眼看着至爱之人倒在他面前，痛彻心扉，多年牵肠挂肚。

七岁之前的一切记忆全是莫攸然告诉我的，而我深信不疑。

七岁那一年，我半躺在莫攸然的怀中醒来，第一眼对上的是他那温柔含笑的目光，我眨了眨眼睛疑惑地问他：“你是谁？”

他用那温柔到能蛊惑我心的声音回答：“我是莫攸然。”

我皱了皱眉，又问：“那我又是谁？”

似乎没有想到我会有此一问，半晌才回神答我：“你是未央。”

未央，原来这就是我的名字。

从那一日起，莫攸然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但是，我从来不曾唤他为姐夫，而是直唤他的名讳——莫攸然。

小时候他总是将我抱个满怀而傲立在苍穹之间，我双手攀上他的颈项，随着他的视线而望日月星辰璀璨。

有时候会偷偷地打量他，皓齿朱唇，天质自然，萧疏轩举，幽深的眸子忧郁殇淡。一身素青雅衣配合密林山川绿叶，衬得他更加脱尘超俗。他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风度，我时常会想，他这样一个出色的男子怎会安逸于一个小小的若然居，似乎有点暴殄天物呢。

我听着铁笛声声即将昏昏欲睡之时，有人轻轻敲着我的后窗，惊了我。

光着脚丫子跳下床，将暗青小窗拉开，对上一双犀眸。他将手中的托盘放在窗槛上，两碟小菜，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

他冷冷地说道：“吃吧。”

我饥肠辘辘地抚了抚小腹，有些不自然地睇他一眼。

我没想到，今日为我送饭的人不是一向宠溺我的莫攸然，而是对我向来冷淡如冰的楚寰。

两日前，我激动地顶撞了莫攸然，那是七年来第一次顶撞他。



记得那日，他对我说：“未央，你已经十四了。”

我点点头，是呀，不知不觉我已经十四岁了。

他又道：“再有两年你就能进宫了。”

他这四个字令我的脑子一片混沌，还有两年！

记得，在我第一次踏入若然后，他就对我说过：“未央，你要记住，十六岁那一年，我将带着你进帝都城，见那位圣明旷世之君璧天裔。他是你唯一的夫君，而你，将是他唯一的皇后。”

记得我紧紧握着他那浑厚纤长的手还傻傻地问：“为什么我要做皇后？”

“因为，这是天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格外认真，而我也将他这句话暗暗记在心中，虽然那时的我还不懂皇后是什么意思。

渐渐长大，在史书上知道了皇后二字的真正意思——弃妇。

就拿汉武帝两位皇后来说。金屋贮之的陈阿娇，终以一首长门赋宣告她此生必凄惨终于冷宫。平阳公主家的卫子夫，荣宠一时，奈何岁月流逝，色衰而爱弛，终绝望而自尽。

这便是身为皇后的下场。

他经常会一手托着我娇小的身子，另一手执铁笛而遥指璀璨的星辰对我说：“未央，你看见那颗璀璨的紫薇星了吗？将来你的光芒便会掩盖那颗至高无上的星辰，因为你是命定的皇后，必定要母仪天下。”似乎总在提醒着我生存于此的责任，生怕我会忘记。

当时我的脸色惨然一变，气愤地朝他吼道：“一定要如此纠缠于我才罢休吗？什么母仪天下，我不稀罕。”

整整两日，我没有踏出房门一步，也没吃任何东西，整个人都快饿慌了，却又因自己的倔强不肯出去吃东西。

楚寰见我良久都不说话，问道：“你不饿？”

我见他正要转身端着饭菜离去之时，我一把由他手中夺过托盘说：“谁说不饿了！”

他没有继续与我废话下去，转身绝尘而去。我也见怪不怪了，与他相处七年，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多余的话从来不说，冷冷冰冰。

初次见他时，他才十二岁。却是仪容冷峻，眸光犀利，身泛杀气，是莫依然唯一的徒弟。

曾以为楚寰是个哑巴，每日只是不言不语地听着莫依然说话，然后点头。可是与他相处的第二年，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丫头，你真可怜。”

我才恍然，原来他会说话。

若说起可怜二字，岂不是更适合他吗？

至少，我有莫依然，我有亲人。

而他，是一个孤儿，没有依靠。

其实我很怕楚襄，因为他那噬血凌戮的眼神，仿佛随时可以杀了我。对于他的身份我亦无所知，只知道莫攸然于七年前领我们一同来到此处，隐约察觉到楚襄的身份非同寻常。尤其是眼中昭然可见的仇恨。莫攸然这七年间从未间断地授他武艺，他的资质也颇高，更肯吃苦。所以，如今的他已是能与莫攸然匹敌的高手，而且他们还日夜秉烛研读《孙子兵法》，我不懂，既是隐居于此，为何习武，为何研读兵法。

若说莫攸然神秘，那楚襄更神秘。

这七年，我已经慢慢接受了我的责任，做南国璧天裔的皇后，因为这是天命。但那日我就是这样顶撞了莫攸然，我早就认命了不是吗？

我听莫攸然提过，我命定的夫君，南国的皇帝，璧天裔。

这个天下，本姓皇甫，而非姓璧。

就在七年前的一个雪夜，一位天骄少年横空出世，夺去了本属于皇甫家的天下。

他乃天下兵马大元帅壁岚风之子，年少时便随父亲四征，虜箭射金甲，履步摧胡血，大小近百次大捷之战，他功不可没。

皇甫家的江山就是壁家为其打下，当时天下有句俗话。壁家在，天下定。壁家亡，天下乱。

当他夺下皇甫家天下之后，用两年平定天下朝野臣民之心，两年培植属于自己的亲信势力。其后兢兢业业地治理天下，将天下臣民百姓领向空前盛世，成为一代圣主明君。百姓称道起这位帝王，无不竖起拇指津津称道。

莫攸然对我说过，璧天裔的后宫，美女如云，色艺双绝，才貌兼备。

但是，他的后宫没有皇后。

因为，那个位置一直在等我，未央宫整整空了七年。

原来，我名未央，也是天命呢。

◆◆◆ ◆◆◆ ◆◆◆ ◆◆◆

不知不觉，我与莫攸然冷战了一个月。

他不再如以往因我的使性而宠溺地前来抚慰，而是漠然对我，一语不发。我才知道，这次真的惹怒了他。多少次想道歉求和，我怕他会永远不再理我，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世上唯一对我好的人。可每每话到嘴边却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没有错。

未央，也有自己的骄傲。

可继续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总要有一方先低头吧。终于在多番犹豫之下来到莫攸然的屋前，却在门外徘徊良久迟迟没有动手敲门。

当我还在踌躇之时，却听门“咯吱”一声被人打开，只见莫攸然与一位紫衣妙龄女子由小屋内徒步而出，女子鼻腻鹅脂，皎若朝霞，分外妖娆。衣着皆是上好绸缎而裁制，手工



细腻，柔软丝滑。第一次见到除楚寰与莫攸然以外的人，我略感新鲜，却又深感不安。

她见到我时，目光闪着异样的光彩，正对上她的目光，仅仅那一瞬间便移开。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目光，更不懂其中的含义。

莫攸然与她先后走至我面前，我不自然地后退几步，狐疑地看着莫攸然。一个月都没有这样大大方方地看他，他的眸光依旧是那淡淡中夹杂着疏离与哀伤，双唇紧抿，见到我出现于此略微有些诧异。

莫攸然淡淡地回视着我唤了一声：“未央。”

一个月来，他第一次同我说话。

“她就是未央？”他身旁的女子勾起一笑，格外妩媚。

闻她的声音，蓦地将视线从莫攸然身上转移到她身上，她是谁？

莫攸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忙出声为我解释：“她是当朝涵贵妃，也是我的妹妹，莫攸涵。”

妹妹！他竟然还有个妹妹，身份还是我命定夫君的妾。

是的，在我眼里不论她多么受皇上的宠爱，权势有多大，她终究只是个妾。

莫攸涵从见到我那一刻开始就用审视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她带着笑容说：“果然是仙姿玉色，确有资格成为皇上命定的皇后。”

是个赞我的美貌的词汇，但是听着却如此刺耳。

她的笑容甚是虚伪，既不想对我笑，何苦勉强自己强颜欢笑。难道，外边的人都喜欢用这样虚伪的脸庞对人？

莫攸然又说：“未央，快见过贵妃娘娘。”

我仍旧不发一语地站在原地，莫攸然皱了皱眉头，启口待语，却被莫攸涵抢道：“哥哥不要为难她，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会懂这君臣之理，本宫不会与她计较。”

听她言罢，我不自觉笑出了声：“不懂规矩的，怕是涵贵妃吧。”

我不急不徐地继续说：“我可是璧天裔命定的皇后，试问岂有皇后向贵妃行礼之说。”

莫攸涵脸色惨然一变，始终挂在两眉之下的笑容僵住，一时竟不知该回些什么话。莫攸然看我的神色却是古怪，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我，欲将我看透。

我知道，今夜的我与往常很不一样。

曾经，我沉默寡言，逆来顺受。

盛气凌人，言语刻薄，并不是我的本性。

莫攸然深莫能测地看我一眼，叹息道：“看来，是该送出去学学规矩了。”

闻言我全身一僵，他是要赶我走……

那夜，莫攸涵与她的贴身丫鬟与两大侍卫在这小小的若然居屈就了一夜。

我却是一直静坐在屋前竹阶上直到天明，旭日升起。

睥睨眼前这片枫林，如今已是润秋时节，暗红的枫叶将整个枫林染红。如今朝霞布空，如天叶一色，相连而映，熠熠如辉，赤若流霞。静静凝神望此情景，我不禁迷惘，我真的要被送离若然居吗？真的甘愿进入那后宫繁乱之地吗？

未央，你就知足吧。就连不可一世的天下之主璧天裔都在等着我，多么大的荣耀。

可是“天命”二字我从来没有信过。即使不信，我仍不得不由着它摆布，任它操控着我的一生，包括我的婚姻，我的夫君。

我不能拒绝。

无关天命，只关乎莫攸然。是他，要我做璧天裔的皇后。

莫攸然，一直是我所尊敬的人，所以，我从未忤逆过他，即使是他要我进宫为后。

澹烟里，香雾飘零，惊风驱雁。

楚寰无声无息如魅影飘风般出现在我视线内，他腰间的长剑始终佩带着，从我第一眼见到他，剑始终不离身。用得着如此吗，这儿就我们三个人，有谁会出手加害于他呢？

他幽暗的犀眸在看见我那一刻僵在我脸上，前行的步伐也停住了，表情木然。朝阳由他身后拂照，映出幻彩斑斓之色，与他那沉灰的布衣与暗冷的表情一点也不搭。

他问：“你见到她了？”

我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继续说：“她要带你走。”

我自嘲一笑，有那片刻的思量，才道：“你错了，若莫攸然不许，无人能将我带走。”

突然有些困了，想支起身子回屋，却连起身都要费一番周折。

楚寰始终站在离我一丈之外绝立。我不认为他还会对我说些什么，他向来不擅言语，能有耐性与我说话已是破天荒了。想到这，就打算回屋好好睡上一觉。转身弥留之际，却见我身后站着莫攸然，我怔怔地望着他蹀在我面前，目光带着复杂与矛盾。在晨曦的清冷之风下，他的衣角随风翻飞，顾绝清然，如雾霭一般虚无。

他说：“只因你是天命，而非我不留你。”

我的眼眶一酸，泪水凝聚在眼眶之中，张了张口欲说些什么，终是咽了回去。深吸上一口凉气，问道：“什么时候起程？”

他说：“接你走的人并不是攸涵。”

我含着冷笑道：“有区别吗？”

他沉下了眸，回避着我的目光，似在愧疚。

我越过他朝自己的小屋内走去，现在我只想好好睡上一觉，我相信醒来一切都会过去的。在关上小木门那一刻，我瞧见莫攸涵微倚在门栏之上若有所思地睥着我，唇边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两日后，莫攸涵回宫了，原来她只是来看看我这位未来的皇后。一位妾竟能得到皇帝的允许，单独出宫回来省亲，多么大的荣耀恩典。

我想，她一定是很得皇上的宠爱。莫攸然同我说过，壁天裔不是个怜香惜玉的男人，对于女人，他无情近乎于残暴。芸芸后宫佳丽三千人，能独得他宠爱的只有莫攸涵。

我问他：“为什么独独宠爱莫攸涵，难道他爱她？”

莫攸然笑笑：“因为她是我的妹妹。”

我又问：“那壁天裔为何要等我七年？”

他说：“因为你是碧若的妹妹。”

莫攸涵得宠，只因她是莫攸然的妹妹，他与皇上的关系似乎很密切。

壁天裔要封我为后，只因我是姐姐的妹妹，姐姐与皇上似乎颇有渊源。

两句令人费解的话看起来关联非常大，我却无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至今仍不能得到解释。

在送走莫攸涵之后，莫攸然别有深意地对我说：“未央，数日前让我见识到不一样的你。”

我的心因他这句话暗自擂鼓，他又说：“原来，你一直都如此聪慧，心如明镜。”

是的，这七年我一直在他们面前装傻。

莫攸然与楚襄之间有太多不愿为人知的秘密，我与他们相处了七年，多多少少会知道一些。但是，为了继续留在若然居，我选择了装傻。可是，莫攸涵来的那一日，我却再也不能继续装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即将要被推入一个无底的深渊。

我害怕，恐惧……与世隔绝了七年，外边所谓的世界我从未接触过，更不了解。多年来翻阅的书籍却让我了解到人心的险恶，深宫的阴暗，我情愿一辈子呆在若然居与他们二人终老此生，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幻想。

我不可能一辈子呆在这儿，他们二人更不可能。

因为，他们二人在对弈棋局，未央就是棋盘上的棋子。



萧索秋风，迢迢清夜。

淡云月影朦胧，涧水声声如莺鸣，清风邂逅。

我立于寒潭之缘，睥睨眼下流水飞溅，寒气袅袅。冰寒彻骨的寒潭之水直逼我的全身，侵袭着我的衣襟，楚襄十二岁便开始尝试进入这寒潭，从最初的一个时辰到现在的五个时辰。当时，对于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该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不可思议。究竟是一种什么信念，让楚襄在这痛苦的七年中挺了过来？

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冲动的念想——跳下去。曾经他一个孩子都能跳下去，或许我

也能尝试跳下去，就不用承受这么多了……

我的脚步朝前挪了一步，楚寰的声音如暗夜鬼魅在我身后冷冷响起：“你做什么？”

回首望去，视线追随着他朝我缓缓而来的步伐毫不掩饰地回答：“想跳下去。”

他冷笑一声，却说：“跳吧。”

我没想到，他回答我的竟是这两个字，我有片刻的怔愣。即使他再冷血，我毕竟与他共处七年，竟连一句“为什么”都不问，就要我跳下去？果真是冷血无情之人。

他将手中的剑插入泥中，冷道：“死了，你就解脱了。”

我惊愕地瞅着他，他似乎什么都知道。我禁不住地喃喃问：“我想知道……姐姐她是怎么死的？”

其实对姐姐的死我一直都不明白，莫依然未对我详述，而我也没有问。或许是因为不想再提及他的哀伤，又或许是不愿意提及“碧若”这两个字。

淡淡地回了句：“一箭穿心。”便将缠绕腰间的暗灰细腰带解开。

当我还在盘算着他要做什么，却见他已然褪去外边的薄衣，露出赤裸的上身。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的举动，他霍然侧首，皱着眉头瞅着我说：“我以为，你该回避。”

我不解地望着他：“回避什么？”

他不愿再与我废话，低着头便扯开裤腰带，扬手一挥，暗灰的腰带在空中来回飘扬几圈才跌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我立刻明白他要我回避什么了，听莫依然说过，下寒潭一定要褪去全身衣物，否则寒气入体而不得四散，会有生命之危。

未敢多做停留，撒腿便跑，隐约在这漆黑宁寂的阔野之地听见身后传出一声轻笑，是楚寰在笑？

我想，那是我的幻觉。

冷血之人，怎懂笑。



腊月初十那日，若然居迎来了今年第一场瑞雪，而我忧虑了七年的事终于发生了。

霜迷衰草，暮雪清峭，漠漠初染远青山。

惶惶地睁开眼向窗外望去，白茫茫的一片闯入眼帘，当下便兴冲冲地跑至北风呼啸吹雪的枫林，那儿已是茫茫霏雾寒气袭冬衣，皑皑皓雪铺满地。遥遥而望，楚寰在雪花飞舞的林间练着那精妙绝伦的“伤心雪剑”，气势如虹，幻影凌波，漫吞皓雪。他的发梢有点点雪花遗落，万年冰霜的脸上挂着认真之态。每次，他只要拔出剑，便再也停不下来。

我想，他是个剑痴，爱剑胜过爱自己。

不愿打扰他的练剑，蹲下身子抽出一一直紧捂在袖中的手，开始做起来此处的本意——堆雪人。约摸过了一个时辰，我的双手早已被冰雪冻得通红，但是我脸上却绽放着



笑容。含着澹笑凝望自己堆砌的莫攸然，潇洒俊逸，风度翩翩。虽然没有本人好看，却也似他六分。

楚寰收起了剑势朝我信步而来。我兴奋地朝远处的他挥了挥手，冲他喊道：“楚寰，你来看看，像不像莫攸然。”

来到我身边，淡淡地扫了一眼雪人，露出嘲讽之色：“你该再堆砌一个碧若师母。”

我的笑僵在脸上，一颗心因他的话而急速变冷。雪花拍打在我的脸颊，时间仿佛在那一刻悄然而止。

他突然侧首，视线掠过我，遥遥朝我身后指去。

我顺着他所指之处而转身凝望，在白雪覆枝头的枫林外，一辆马车停在了若然居内，我问：“谁来了？”

“这次，是真的要带你离开了。”楚寰的声音很低沉，却清晰地萦绕在我耳边。

那一刻，我飞身冲了出去。

我在莫攸然的屋外徘徊了许久，仍是不见里边的人出来，我的心乱得六神无主。楚寰安逸地倚在木阶前的竹栏青木上，双手抱胸，似一副看好戏的模样。他们在里边谈什么，这天色都快临近夜幕，还不出来？

终于，伴随着一声“人，我就带走了”的细腻甜美之声，木门被一双纤细的手拉开了。莫攸然与一名白衣胜雪的女子迈门而出，他们见到伫立在门外的我，都止住了步伐。

女子的水眸看了我一眼，便道：“这位，想必就是未央小姐。”

我不答话，只是问：“你是谁？”

她宛然一笑：“我叫靳雪，是九爷派我来接未央小姐进帝都的。”

我转望莫攸然，一字一字地问：“你答应了？”

他点头，我便冷笑。

靳雪的目光来回在我们身上逡巡一番：“莫将军，靳雪是否该回避？”

听靳雪唤他为“莫将军”我没有惊讶，数年前，我无意中在他屋内发现一间密室，里面仅藏了一副战甲与一柄金刀。那时我就已猜测到他的身份。

莫攸然向靳雪摇头，再睇向我：“未央，你随我来。”

随着他的步伐，再次走进了枫林。双足踏在厚厚的积雪之上，留下排排清晰的脚印，冰凉的温度由脚心传遍全身。

他在我白日堆砌的雪人边停下步伐，双手置于身后，背对着我说：“未央，我记得很早就同你说得很清楚，十六岁，会送你进帝都城。”

我无声地笑了笑：“今年，我才十四。”

他又说：“做皇后，需懂得宫廷礼仪。此次便是领你进九王府，教你学规矩。”